

★ 征文·曾在军旅

背包带,特定名词,军人专用。国产的战争片里,经常会看到军人背着背包与亲人告别的镜头,场面感人。背包带有两根:一根窄长,一根宽短。离开部队后,想必保存背包带的战友不多,但关于打背包的记忆一定深刻——

从穿上军装的那天起,接兵干部就开始不厌其烦地教你练习打背包,这一关必须得过,否则你就不是一名合格的军人。当新兵最怕什么?最怕夜间紧急集合,半夜三更睡得正香,急促的口哨声吹得人惊慌胆战,手忙脚乱。

若干分钟后,全连在操场集合。连长点名,战士报数,一个口令——“向右转,跑步走”之后,大家开始围着操场跑5公里,跑完在营房前排队,开灯挨个检查行军着装。那真叫洋相百出:帽子反戴,军装反穿,夹着背包的,顶着被子的……

背包带 缠绕的芳华

■ 湘 客

黑灯瞎火中要把背包打成正面三横压两竖,背面环环相扣,跑5公里、10公里也不散开,甚至完好如初,对新兵来说有点难。

我有一位老乡,我们同在一个排,他为人本分厚道,睡在上铺。老乡背包打得很好,四方有棱角,就是动作慢。每次紧急集合,他要么抱着被子最后入列,要么坐在床上哭鼻子。

假如遇到上级检查战备,有人会提前通知我老乡“别参加”。参谋拿着花名册点名,有战友替他答“到”,反正晚上黑乎乎看不清人。

经过一年半载,“新兵蛋子”也变成“老兵油子”,懂得了睡觉前战备物资的放置顺序和背包带的使用技巧,打起背包来基本轻车熟路了。

兵贵神速,打背包也讲究一个“快”字。将宽背包带横夹在被子里头的两端,窄背包带在一头80厘米处折回,挽个结,剩余部分从背包下穿过结,然后横缠3下,边走边整理,到了集合地点背包成型——这种方法最简单,15秒左右即可完成,应付检查没问题,可一旦长途行军就经不起检验。最牢固正确的方法还是:正面三横压两竖,背面环环相扣。

军人回到地方后,背包带的用处不大。不过,我把带回家的背包带用来晾衣物和被子时,隔壁邻居都曾羡慕我有根好晾衣架。

后来,家里有了专门的晾衣架,我就把它洗净卷好,和水壶、挎包、雨衣一起挂在家里一个显眼的地方,睁眼可见,闭眼带着思念进入梦乡……

这些军旅物件,陪伴我度过人生中一段重要的时光,证明我是一名档案里永远写着“转业军人”的老兵。

这个老兵,为此深深自豪。

本版制图:方 汉

今天,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,与人民军队一路同心、一路同行的革命前辈,对新时代的人民军队有怎样的认知与期许? 戊戌新春,记者一行进关中、赴陕北,拜访几位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革命老兵,倾听他们的心声。

强军,穿越历史硝烟的瞩望

——几位陕西革命老兵共话新时代强军之路

■ 本报记者 费士廷 通讯员 曹琦

★ 关于改革 ★

“这场改革来得好,人民军队涅槃重生”

古城西安,寒流来袭,呵气成霜。推开一个小院的门,走进一间普通的小客厅,记者的鼻子不禁一酸,89岁高龄的王希斌老人,正吸着氧气等待我们的到来。

老人1945年8月入伍,参加过辽沈、平津、渡江等战役,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。

“前些天,干休所开会传达了国防动员系统老干部服务保障体制调整改革的事。这场改革来得

好,人民军队涅槃重生。”老人从眼前的事跟我们聊起来。

“我入伍70多年了。说实话,前些年部队有些情况让我们这些老干部很担心,有的吃吃喝喝,有的凡事讲钱,这哪儿行啊?风气不好的那些年,尽管我离休了,还会经常睡不着觉,一个劲儿地想:这样下去还能打仗吗?还能叫解放军吗?”说到这里,老人有些激动。

“党的十八大以后,习主席下决心

正风反腐、从严治军,真是挽救了我们的军队。过去的有些整改,老是整改‘下面’,其实有些问题不是‘下面’的事。这次改革,先改上面,再改下面,全面改,彻底改,非常正确,非常英明!我们老同志看到这些新气象,打心里高兴。多不容易啊!几十年流血牺牲换来的胜利,不能让有些人给糟践了。”

从王希斌老人住处向西,隔着一条马路,是张爱民老人的住处。在狭

★ 关于军魂 ★

“什么都可以讨论,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容讨论”

走进西安小寨西路干休所,敲响第3栋高楼内一户人家的门铃,一位身着黄绿色军裤的老人热情地把我们迎进屋。

老人名叫胡士茂,今年89岁,1945年7月入伍,曾参加过淮海、渡江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。

听明我们的来意,老人打开了话匣子:“习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说,党政军民学,东西南北中,党是领导一切的。这个说得好。我们这些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,最深的感受就是没有党就没有一切。战争年代,每次战役战斗,重大问题都是党委讨论决定。战斗期间,党支部就是战斗

堡垒,共产党员就是先锋模范!”

讲到这儿,老人回忆起一件事:“我随部队在山东作战时,连队有两个炊事员,一个姓郭,一个姓何。他们夜里送饭时摸错了方向,本来往东南,结果到了西南,等发现有一堆敌人在说话,才感觉不对头。老郭说:老何,遇到敌人咱们不能当俘虏,党支部已经动员了,咱们党员要带头冲锋陷阵,坚决消灭敌人。他们发现敌人不到一个排,便急中生智,趴在土堆下佯装指挥:‘一排向左,二排向右,三排……’接着又喊:‘你们已经被包围了,投降不杀!’当时,天还没亮,敌人一下子慌了,竟乖乖投降了。就这样,两名党员、一条扁担,俘

虏了十几个敌人,缴获了十几条枪,两人都立了二等功。这说明啥?说明战争年代党组织的凝聚力强,党员的质量高。”

“现在,改革的步子迈得比较大,不但动了棋子还动了棋盘,部队撤的撤、改的改、降的降,这么大的变动能顺利进行,没有党的坚强领导能行吗?能改得动吗?”胡士茂语气坚定地说,“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现实情况看,什么都可以讨论,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容讨论,共产党就是要领导一切。”

82岁的延安军分区原副司令员张贵有,离休后一直没离开过延安。一见面,老人开门见山地说:“我家离杨家岭

★ 关于制胜 ★

“无论什么时候,备战打仗的本领不能丢”

在西安小寨西路干休所一家普通院落,我们见到了潘庆然老人。

老人今年86岁,入伍时只有15岁,正是辽沈战役前夕。因为一入伍就投入艰苦的训练之中,老人的话题也由此打开。

“我们那时候训练条件苦、要求严。像如何爆破,如何掩护战友等,都是必训的课题。最难的是训练爬‘天梯’。‘天梯’有两层楼高,上面是十五六米长的独木桥,先爬上去再走过去,既练技术也练胆量。”

说话间,窗外飘起了雪花。老人指着窗外说:“那时东北的天气比现在冷多了,我们没有棉衣,零

下30摄氏度还在训练,经常饿着肚子。因为老百姓也没饭吃,所以我们不挖驻地附近的东,到大山里找吃的。我们挖野菜,把榆树皮外面的一层硬壳剥掉,一起蒸着吃。就这样,一人只能吃一勺,营长也是一勺。”

“抗美援朝时,我在军机关工作,大家每天就着雪吃炒熟的面粉。刚开始,我们没有制空权,战士在地面挖个坑,上面用雨布、树枝一搭,弓着腰在坑里躲轰炸。敌人的飞机很嚣张,几乎贴着地面飞。那时候有战士用步枪打飞机,可不是笑话。”老人接着说,“前段时间我们在电视上看到,今年部队开训,习主席亲自动员,这是史无前例

的。抓训练是制胜的关键,无论什么时候,备战打仗的本领不能丢。”

刘德元老人是江西省永新县人,今年已经102岁。他1932年底入伍,随红军从江西到陕北,参加过第四次、第五次反围剿,两万五千里长征,南泥湾开荒,延安保卫战等。记者在西安小南门干休所见到他时,他精神尚好。

老人竖起手指说:“我这辈子从来没想到能活到100多岁。当年全县一起参加革命的有5万多人,有名有姓的3万多人,目前还在世的只有2人。村子里7个人参加红军,只有我一个人到了陕北,我的哥哥、舅舅都牺牲在长征路上。要我说感受,到部队当兵,无论



★ 致敬·心中英雄

“真没想到,这么多年过去了,部队还没有忘记咱祖武……”1月29日,粤东惠来。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6名官兵代表冒着绵绵细雨,一路驱车疾驰,来到战斗英雄林祖武家走访慰问。

林祖武曾是该旅“硬骨头六连”一排排长。1985年3月8日,在边境作战的一次战斗中,他担任突击队长,胸口、右腿先后被弹片击中。无法站立,他就一边爬行一边指挥。突击队占领主峰后,气急败坏的敌人开始反扑,他端起冲锋枪,击毙3名敌人,打退敌人两次进

驻地变了,“班子”换了,但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对战斗英雄的尊崇从未改变——

转隶移防,我们不会忘记你

■ 钟志光 吴持巍

国,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的牺牲奉献。”移防伊始,这个旅就开始认真梳理战斗英烈及家属子女的通联方式,登记造册,以便逢年过节时做好慰问工作。

走家串户,把部队的关怀送出去;跋山涉水,把英雄的事迹带回来。春节前,他们先后走访慰问“战斗英雄”林祖武,一等功臣梁元信,三等功臣陆士球、唐伟胜、谢祥华5位战斗英雄的家庭,并通过电话、书信等方式向20余名战斗英烈家属表示慰问,收集整理10余份、近万字的英雄故事。

“今天的和平是英烈们用宝贵生命换来的,荣誉属于他们,也属于你们!”在战斗英烈、一等功臣梁元信家中,旅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柳向梁元信家属吴兴华表达深深敬意。梁元信在边境作战中牺牲,后被追记一等功。

除了走访慰问,这个旅还定期邀请参战老兵来“新家”参观,感受旅队改革重塑后的新气象。今年1月,8名参战老兵受邀走进该旅新营区。“硬骨头六连”老指导员赵

传喜感慨道:“30多年前,我在炮火硝烟中失去许多战友,每每想起,心情都格外沉重。但今天看到老部队的崭新面貌,我感到由衷高兴。”他勉励官兵珍惜荣誉,苦练杀敌本领,在新时代干出新事业。

左上图:旅官兵代表给战斗英雄林祖武的家属赠送锦旗。

李彬摄



老兵e家 等你归队 (扫码天天见)



合影后上战场

主人公:孙卫

我(前排右一)1978年入伍到原福州军区某守备师。1979年初,因南部边境局势紧张,我和连队一些战友作为军事骨干抽调,补充到其他兄弟部队,经过临战训练后奔赴战场。

临别那晚,因为知道此去生死难料,班里的战友们相约去照相馆合影。不承想,这张照片竟成为其中两位战友

的最后留影。他们分别是戴文生(后排左一)和刘远途(前排左一),都是1977年入伍的江西九江人,都是党员、轻机枪手。

在前线,我配属到广西边防某师三团一营一连。在一次夺取敌军高地的战斗中,连队官兵作战英勇,14人牺牲,80余人负伤,经过近4个小时鏖战夺取胜利,荣立集体二等功。

回首往事,光荣与悲伤交织,特别是每每看到这张合影中两位战友永远定格青春。

(廖键整理)

★ 影像·军旅回眸